

三國演義

【第肆壹回】

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



【回前评】

前孔明教刘琦是走为上计，今教玄德亦是走为上计。然刘琦之走得免于难，玄德之走几不免于难。何其故也？则皆玄德不忍之心为之累耳。若非不忍于刘表，则可以不走，若非不忍于刘琮，则又可以不走；即走矣，若非不忍于百姓，则犹可以轻于走、捷于走、脱然于走。其走而几于难者，乃玄德之过于仁，而非孔明之疏于计也。

蔡氏之死，天不假手于玄德；刘琮之死，天不假手于刘琦，而杀之者乃是曹操。此造物者之巧也。然操于张绣之降则不杀，于张鲁之降则不杀，即于袁谭之初降而未叛则亦不遽杀，而独于刘琮母子则必杀而后已，其故何也？曰：琮之意在永保荆州，失之则悔，悔则必怨，怨则旧臣之未降者或将噓枯烬以复燃，则可虑者一。即其臣之已降者，见故主尚在，亦将怀二心以图我，则可虑者二。且操方欲下江南，而琮或复与琦合，将结刘备以为我肘腋之患，则可虑者三。操之筹此至熟矣，琮即欲不死，岂可得哉！

檀溪之役，子龙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玄德；长坡之役，子龙以单骑而独能救阿斗，事之不可知者也。关公之保二夫人，历过五关而皆得无恙；子龙之保二夫人，止过长坡而不能两全，又事之不可知者也。或谓檀溪不关龙马之力，当阳亦岂虎将之功，天也，非人也。我谓关公尽事兄之节，子龙竭救主之忠，天也，亦人也。玄德弃荆州，既失其地利，犹幸邀天之祐、得人之助尔。

孙策之知太史慈，不以新降而疑其诈；玄德之信子龙，不以临难而疑其违。一则投契于一时，一则孚信于平日也。大约文字之妙多在逆翻处。不有糜芳之告、翼德之疑，则玄德之识不奇，子龙之忠亦不显。《三国》叙事之法往往善于用逆，所以绝胜他书。

文有伏线之妙。玄德之取长沙，魏延之救黄忠，尚隔数卷，而此处襄阳城外，早有一魏延忽然而来忽然而去。在此时初无补于玄德，初无益于襄阳，而孰知预为后日之用，真奇事奇文。

徐氏以不死报夫仇，糜氏以一死全夫嗣，皆贤妻也。吴夫人临死托壮子于良臣，糜夫人临死托幼子于猛将，皆贤母也。然死更难于不死，临难托子更难于平时之托子，则糜夫人之贤又在东吴两夫人之上。

凡叙事之难，不难在聚处，而难在散处。如当阳、长坡一篇，玄德与众将及二夫人并阿斗，东三西四，七断八续，详则不能加详，略亦不可偏略，庸笔至此，几于束手。今作者将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叙出，简雍著枪、糜竺被缚，在赵云眼中叙出，二夫人弃车步行在简雍口中叙出，简雍报信在翼德口中叙出，甘夫人下落则借军士口中详之，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则借百姓口中详之，历落参差，一笔不忙，一笔不漏。又有旁笔：写秋风，写秋夜，写旷野哭声，将数千兵及数万百姓无点缀描画。予尝读《史记》，至项羽垓下一战，写项羽，写虞姬，写楚歌，写九里山，写八千子弟，写韩信调兵，写众将十面埋伏，写乌江自刎，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，及见《三国》当阳、长坡之文，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。

却说张飞因关公放了上流水，遂引军从下流杀将来，截住曹仁混杀。忽遇许褚，便与交锋；许褚不敢恋战，夺路走脱。张飞赶来，接着玄德、孔明，一同沿河到上流。刘封、糜芳已安排船只等候，

遂一齐渡河，尽望樊城而去。孔明教将船筏放火烧毁。

却说曹仁收拾残军，就新野屯住，使曹洪去见曹操，具言失利之事。操大怒曰：“诸葛亮夫，安敢

光明国学馆

第肆壹回

如此！”催动三军，漫山塞野，尽至新野下寨。传令军士一面搜山，一面填塞白河。令大军分作八路，一齐去取樊城。**却是王植，分作八路。**刘晔曰：“丞相初至襄阳，必须先买民心。今刘备尽迁新野百姓入樊城，若我兵径进，二县为齏粉矣，不如先使人招降刘备。备即不降，亦可见我爱民之心；**此却是王植。**若其来降，则荆州之地，可不战而定也。”此

曹操说：操从其言，便问：“谁可为使？”刘晔曰：“徐庶与刘备至厚，今现在军中，何不命他一往？”操曰：“他去恐不复来。”晔曰：“他若不来，貽笑于人矣。丞相勿疑。”前者魏延说，程昱料其必来，今又程昱说，刘晔料其必去，盖料相背。操乃召徐庶至，谓曰：“我本欲踏平樊城，奈怜众百姓之命。公可往说刘备：如肯来降，免罪赐爵；若更执迷，军民共戮，玉石俱焚。吾知公忠义，故特使公往。愿勿相负。”明知言之不降而招之，又明知言之不降而辱而去之，皆计也。不过要此机以干害惠于百姓耳。徐庶受命而行。至樊城，玄德、孔明接见，共诉旧日之情。庶曰：“曹操使庶来招降使君，乃假买民心也。今彼分兵八路，填白河而进，樊城恐不可守，宜速作行计。”不料徐庶教之行，而孔明之行计已定矣。玄德欲留徐庶。庶谢曰：“某若不还，恐惹人笑。今老母已丧，抱恨终天。身虽在彼，誓不为设一谋。公有卧龙辅佐，何愁大业不成。庶请辞。”若夫刘备辅佐，此时徐庶有不留乎？或曰：徐庶孝子也，母在而反置若死地，尚不教徐庶去。玄德不敢强留。

徐庶辞回，见了曹操，言玄德并无降意。操大怒，即日进兵。玄德问计于孔明。孔明曰：“可速弃樊城，取襄阳暂歇。”玄德曰：“奈何百姓相随许久，安忍弃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可令人遍告百姓：有愿随者同去，不愿者留下。”先使云长往江岸整顿船只，令孙乾、简雍在城中声扬曰：“今曹兵将至，孤城不可久守，百姓愿随者，便同过江。”百姓闻之，齐声大呼曰：“我等虽死，亦愿随使君！”即日号泣而行。扶老携幼，将男带女，滚滚渡河，两岸哭声不绝。玄德于船上望见，大恸曰：“为吾

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，吾何生哉！”欲投江而死，或曰：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失民心一样，都是无心，然曹操之假，百姓知之，玄德之假，百姓偏不以为假，虽同一假也。而玄德胜曹操多矣。左右急救止。闻者莫不痛哭。船到南岸，回顾百姓，有未渡者，望南而哭。玄德急令云长催船渡之，方才上马。不提百姓如何，即已渡之。岂可携其半而弃其半，则渡船身渡，乃必然之理也。

行至襄阳东门，只见城上遍插旌旗，壕边密布鹿角。玄德勒马大叫曰：“刘琮贤侄，吾但欲救百姓，并无他念。可快开门。”（原以曹操为名）刘琮闻玄德至，惧而不出。蔡瑁、张允径来敌楼上，叱军士乱箭射下。城外百姓，皆望敌楼而哭。（刘琮见曹操不义，有百姓则不忍）城中忽有一将，引数百人径上城楼，大喝：“蔡瑁、张允卖国之贼！刘使君乃仁德之人，今为救民而来投，何得相拒！”（曹操来，伊何人哉）众视其人，身长八尺，面如重枣，乃义阳人也，姓魏，名延，字文长。（魏延之归曹操，尚在数十回之后，却早于此处出场，妙）当下魏延轮刀砍死守门将士，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大叫：“刘皇叔快领兵入城，共杀卖国之贼！”（读者至此，谓蔡瑁、张允此时已死，而玄德此时必入襄阳矣）张飞便跃马欲入，玄德急止之曰：“休惊百姓！”（此处以曹操为名）魏延只管招呼玄德军马入城。只见城内一将飞马引军而出，大喝：“魏延无名小卒，安敢造乱！认得我大将文聘么？”（曹操又得一强敌）玄德大怒，提刀跃马，便来交战。两下军兵在城边混杀，喊声大震。玄德曰：“本欲保民，反害民也！吾不愿入襄阳！”（此处以曹操为名）孔明曰：“江陵乃荆州要地，不如先取江陵为家。”（本章取江陵，谁知智文又不是江陵）玄德曰：“正合吾心。”于是引着百姓，尽离襄阳大路，望江陵而走。襄阳城中百姓，多有乘乱逃出城来，跟玄德而去。（此之谓人和）魏延与文聘交战，从巳至未，手下兵卒皆已折尽。延乃拨马而逃，却寻不见玄德，自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。（曹操离襄阳投韩玄）

却说玄德同行军民十余万，大小车数千辆，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。路过刘表之墓，玄德率众将拜

于墓前，哭告曰：“辱弟备无德无才，负兄寄托之重，罪在备一身，与百姓无干。望兄英灵，垂救荆襄之民！”言甚悲切，军民无不下泪。曹操哭袁绍之墓是假哭，哭诸葛亮之墓是真哭。虽为刘表而哭，却为百姓而祝。处处为百姓为重。忽哨马报说：“曹操大军已屯樊城，使人收拾船筏，即日渡江赶来也。”众将皆曰：“江陵要地，足可拒守。今拥民众数万，日行十余里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？倘曹兵到，如何迎敌？不如暂弃百姓，先行为上。”玄德泣曰：“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。今人归我，奈何弃之？”不抛百姓则已，既已抛之，岂可抛于前而弃于后？到底同行，亦必然之势也。百姓闻玄德此言，莫不伤感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

临难仁心存百姓，登舟挥泪动三军。

至今凭吊襄阳口，父老犹然忆使君。

却说玄德拥着百姓，缓缓而行。孔明曰：“追兵不久即至，可遣云长往江夏求救于公子刘琦，教他速起兵乘船会于江陵。”方知前日为刘琦献策，已早为今日玄德伏线。玄德从之，即修书令云长同孙乾领五百军往江夏求救，令张飞断后，为长坂桥伏线。赵云保护老小，为当阳伏笔。其余俱管顾百姓而行，处处以百姓为重。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。

却说曹操在樊城，使人渡江至襄阳，召刘琮相见。琮惧怕不敢往见。蔡瑁、张允请行。王威密告琮曰：“将军既降，玄德又走，曹操必懈弛无备。愿将军奋整奇兵，设于险处击之，操可获矣。获操则威震天下，中原虽广，可传檄而定，此难遇之机，不可失也。”王威此计妙不可言。刘琮若能行之，是一时快事。刘琮即不行之，亦千古快谈。琮以其言告蔡瑁。瑁叱王威曰：“汝不知天命，安敢妄言！”威怒骂曰：“卖国之徒，吾恨不生啖汝肉！”瑁欲杀之，蒯越劝止。幸琮死而王威不死，亦侥幸耳。瑁遂与张允同至樊城，拜见曹操。瑁等辞色甚是谄佞。操问：“荆州军马钱粮，今有多少？”瑁曰：“马军五万，步军十五万，水军八万，共二十八万。钱粮大半在江陵；其余各处，亦足供给一载。”既有如此之兵粮，而不修战具，蔡瑁非人也。操曰：“战船多少？原是何人管领？”瑁曰：“大小战船，共七

千余只，原是瑁等二人掌管。”操遂加瑁为镇南侯、水军大都督，张允为助顺侯、水军副都督。亦赤壁伏线。二人大喜拜谢。操又曰：“刘景升既死，其子降顺，吾当表奏天子，使永为荆州之主。”选许两番，谁知都是假话。二人大喜而退。荀攸曰：“蔡瑁、张允乃谄佞之徒，主公何遂加以如此显爵，更教都督水军乎？”操笑曰：“吾岂不识人！止因吾所领北地之众，不习水战，故且权用此二人，待成事之后，别有理会。”时镇荆人全是权诈，可恨、可恶。

却说蔡瑁、张允归见刘琮，具言：“曹操许保奏将军永镇荆襄。”琮大喜，次日，与母蔡夫人赏捧印绶兵符，亲自渡江拜迎曹操。大势去矣。操抚慰毕，即引随征军将，进屯襄阳城外。蔡瑁、张允令襄阳百姓焚香拜接。曹操俱用好言抚谕。百姓欢喜是没事呵，曹操抚谕是了世事。入城至府中坐定，即召蒯越近前，抚尉曰：“吾不喜得荆州，喜得异度也。”老奸。遂封蒯越为江陵太守、樊城侯；傅巽、王粲等皆为关内侯；二人密劝刘琮降操，正为此耳。而以刘琮为青州刺史，便教起程。两番假许，今番实降。恐假。琮闻命大惊，辞曰：“琮不愿为官，愿守父母乡土。”操曰：“青州近帝都，教你随朝为官，免在荆襄被人图害。”琮再三推辞，曹操不准。琮只得与母蔡夫人同赴青州。只有故将王威相随，其余官员俱送至江口而回。刘琮此时行旅之况更惨于玄德矣。操唤于禁嘱付曰：“你可引轻骑追刘琮母子杀之，以绝后患。”恶极。然亦事所必然。于禁得令，领众赶上，大喝曰：“我奉丞相令，教来杀汝母子！可早纳下首级！”蔡夫人抱刘琮而大哭。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，欲再从襄阳寻刘备求救之语，岂可得哉。虽然，吕布之妻严氏，曹操之妻刘氏，皆被曹操取至许都，则蔡夫人之兄弟孰为死得干净也。于禁喝令军士下手。王威忿怒，奋力相斗，竟被众军所杀。荆州死节者有蒯越、王威、蒯越死节者惟王威一人。军士杀死刘琮及蔡夫人。于禁回报曹操，操重赏于禁。便使人往隆中搜寻孔明妻小，却不知去向。——原来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内隐避矣。操之母被扶，而孔明之家亦然。毕竟卧龙之神人胜亢龙十倍。——操深恨之。

襄阳既定，荀攸进言曰：“江陵乃荆襄重地，钱粮极广。刘备若据此地，急难动摇。”操曰：“孤岂忘之！”随命于襄阳诸将中，选一员引军开道。诸将中却独不见文聘。操使人寻问，方才来见。操曰：“汝来何迟？”对曰：“为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，心实悲惭，无颜早见耳。”言讫，欷（xī）歔（ū）流涕。与袁耀之琴王修等相类。操曰：“真忠臣也！”除江夏太守，赐爵关内侯，便教引军开道。探马报说：“刘备带领百姓，日行止数十里，计程只有三百余里。”已行过一月矣。操教各部下精选五千铁骑，星夜前进，限一日一夜，赶上刘备。以一日一夜赶一月之程，兵虽锐而亦疲矣。大军陆续随后而进。

却说玄德引十数万百姓、三千余军马，一程程挨着往江陵进发。赵云保护老小，张飞断后。将二人再点一句，为后文伏线。孔明曰：“云长往江夏去了，绝无回音，不知若何。”玄德曰：“敢烦军师亲自走一遭。刘琦感公昔日之教，今若见公亲至，事必谐矣。”孔明允诺，便同刘封引五百军先往江夏求救去了。关公既去，孔明又行，止剩糜竺、糜芳二人。当日玄德自与简雍、糜竺、糜芳同行。正行间，忽然一阵狂风就马前刮起，尘土冲天，平遮红日。未写兵来，先写风来，使人事。玄德惊曰：“此何兆也？”简雍颇明阴阳，袖占一课，失惊曰：“此大凶之兆也，应在今夜。主公可速奔百姓而走。”玄德曰：“百姓从新野相随之此，吾安忍弃之？”处处以百姓为重。雍曰：“主公若恋而不弃，祸不远矣。”玄德问：“前面是何处？”左右答曰：“前面是当阳县。有座山名为景山。”玄德便教就此山扎住。时秋末冬初，凉风透骨，黄昏将近，哭声遍野。曹操李统书曰：“凉风九月，时闻萧瑟之声”。又读李华《吊古战场文》曰：“往往鬼哭，天明则闻”，未尝不慨然悲也。今此处兼借二语，借风来。秋末冬初二句，早为后文曹操借风作衬。至四更时分，只听得西北喊声震地而来。玄德大惊，急上马引本部精兵二千余人迎敌。曹兵掩至，势不可当。玄德死战。正在危迫之际，幸得张飞引军至，杀开一条血路，救

玄德望东而走。文聘当先拦住，玄德骂曰：“背主之贼，尚有何面目见人！”文聘羞惭满面，引兵自投东北去了。文聘尚有良心。张飞保着玄德，且战且走。奔至天明，闻喊声渐渐远去，玄德方才歇马。看手下随行人，止有百余骑，百姓、老小并糜竺、糜芳、简雍、赵云等一干人，皆不知下落。此处写得七零八落，后文一一点出。玄德大哭曰：“十数万生灵，皆因恋我，遭此大难，诸将及老小，皆不知存亡。虽土木之人，宁不悲乎！”先言百姓，次言诸将，老小，处处以百姓为重。

正凄惶时，忽见糜芳面带数箭，踉跄而来，糜芳带箭在玄德眼中觑出，极重笔。口言：“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！”将写赵云尽忠，却写赵云降操，是借糜芳口中反衬下文。玄德叱曰：“子龙是我故交，安肯反乎？”玄德之言是正衬下文。张飞曰：“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，或者反投曹操，以图富贵耳！”糜芳不知赵云，张飞亦疑赵云，不独反衬玄德之识，正反衬赵云之忠。玄德曰：“子龙从我于患难，心如铁石，非富贵所能动摇也。”知心之语。糜芳曰：“我亲见他投西北去了。”此却何故？张飞曰：“待我亲自寻他去。若撞见时，一枪刺死！”读者至此，为赵云寒心。玄德曰：“休错了。岂不见你二兄诛颜良、文丑之事乎？白马解围事，已解数面，至此忽然一转。子龙此去，必有事故。我料子龙必不弃我也。”张飞那里肯听，引二十余骑，至长坂桥。见桥东有一带树木，飞生一计：教所从二十余骑，都砍下树枝，拴在马尾上，在树林内往来驰骋，冲起尘土，以为疑兵。玄德渐能用智，想为孔明所感也。飞却亲自横矛立于桥上，向西而望。写得有声势。此处权按下张飞，以下单叙赵云。

却说赵云自四更时分，与曹军厮杀，往来冲突，杀至天明，寻不见玄德，又失了玄德老小。云自思曰：“主公将甘、糜二夫人与小主人阿斗，托付在我身上，今日军中失散，有何面目去见主人？不如去决一死战，好歹要寻主母与小主人下落！”方叙明不回东南，转投西北之故。回顾左右，只有三四十骑相随。云拍马在乱军中寻觅，二县百姓号哭之声，震天动地，中箭着枪、抛男弃女而走者，



【赵子龙单骑救主】当代 金协中 绘

曹操在景山顶上，望见一将，所到之处，威不可当，急问左右是谁。曹洪飞马下山大叫曰：“军中战将可留姓名！”云应声曰：“吾乃常山赵子龙也！”曹洪回报曹操。操曰：“真虎将也！吾当生致之。”

说罢，拍马望长坂坡而去。妙在不叙简雍一语归报。只叙赵云一面去寻。忽一人大叫：“赵将军那里去？”云勒马问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我乃刘使君帐下护送车仗的军士，被箭射倒在此。”赵云便问二夫人消息。军士曰：“恰才见甘夫人披头跣足，相随一伙百姓妇女，投南而走。”甘夫人下落借军士口中救出，又省笔。简雍说两个夫人都未下落，军士只说一个夫人却有下落，俱妙。云见说，也不顾军士，急纵马望南赶去。写赵云心急，无暇更救军士，不叙简雍与军士轻重有利，甘夫人与军士缓急更殊也。一见一伙百姓，男女数百人，相携而走。云大叫曰：“内中有甘夫人否？”夫人在后面望见赵云，放声大哭。云下马插枪而泣曰：“使主母失散，云之罪也！糜夫人与小主人安在？”甘夫人曰：“我与糜夫人被逐，弃了车仗，杂于百姓内步行，与简雍语相应。又撞见一枝军马冲散。糜夫人与阿斗不知何往。我独自逃生至此。”糜夫人下落，借甘夫人口中点出，又省笔。正言间，百姓发喊，又撞出一枝军来。赵云拔枪上马看时，面前马上绑着一人，乃糜竺也。糜竺被缚借赵云眼中点出，又省笔。糜竺中箭，简雍着枪，糜竺被缚，写得极悲乃落。妙。背后一将，手提大刀，引着千余军，乃曹仁部将淳于导，拿住糜竺，正要解去献功。特叙明白，为去安插。赵云大喝一声，挺枪纵马，直取淳于导。导抵敌不住，被云一枪刺落马下，向前救了糜竺，夺得马二匹。云请甘夫人上马，杀开条大路，直送至长坂坡。只见张飞横矛立于桥上，

大叫：“子龙！你如何反我哥哥？”此时已知不反，只问一句，为前文命波。云曰：“我寻不见主母与小主人，因此落后，何言反耶？”飞曰：“若非简雍先来报信，我今见你，怎肯干休也！”简雍报信借糜竺口中补救出来，又极省笔。云曰：“主公在何处？”飞曰：“只在前面不远。”云谓糜竺曰：“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，待我仍往寻糜夫人与小主人去。”言罢，引数骑再回旧路。妙在此时不即见玄德。

正走之间，见一将手提铁枪，背着一口剑，引千数骑跃马而来。赵云更不打话，直取那将。交马只一合，把那将一枪刺倒，从骑皆走。原来那将乃曹操随身背剑之将夏侯恩也。本为曹操背剑，今为赵云送剑。曹操有宝剑二口：一名“倚天”，一名“青釭”。倚天剑自佩之，青釭剑令夏侯恩佩之。那青釭剑砍铁如泥，锋利无比。补救宝剑来历，又以“倚天”陪“青釭”，意中偏有此缓笔，忙中偏有此闲笔。当时夏侯恩自恃勇力，背着曹操，只顾引人抢夺掠掠，不想撞着赵云，被他一枪刺死，夺了那口剑，看靶上有金嵌“青釭”二字，方知是宝剑也。再补写宝剑一句。云插剑提枪，复杀入重围；回顾手下从骑，已没一人，只剩得孤身。得了宝剑，失了从骑，云并无半点退心，只顾往来寻觅；但逢百姓，便问糜夫人消息。忽一人指曰：“夫人抱着孩儿，左腿上着了枪，行走不得，只在前面墙缺内坐地。”甘夫人下落用军士报信，糜夫人下落又用百姓报信，俱省笔。

赵云听了，连忙追寻。只见一个人家，被火烧坏土墙，糜夫人抱着阿斗，坐于墙下枯井之傍啼哭。先将土墙，枯井于此一逗。妙。云急下马伏地而拜。夫人曰：“妾得见将军，阿斗有命矣。望将军可怜他父亲飘荡半世，只有这点骨血。将军可护持此子，教他得见父面，妾死无恨！”言之痛心，闻之酸鼻。阿斗乃甘夫人所生，而患难之中，糜夫人能扶持付托，胜如己出，更自难得。云曰：“夫人受难，云之罪也。不必多言，请夫人上马。云自步行死战，保夫人透出重围。”糜夫人曰：“不可！将军岂可无马？人知玄德过檀溪不可无马，不知赵云过长坂亦不可无马。此子全赖将军保护，妾已重伤，死何足惜！望将军速抱此子前去，勿以

妾为累也。”云曰：“喊声将近，追兵已至，请夫人速速上马。”糜夫人曰：“妾身委实难去，休得两误。”乃将阿斗递与赵云曰：“此子性命全在将军身上！”人知昭烈在白帝城托阿斗于孔明，不知糜夫人在长坂坡托阿斗于子龙，一样付托之重。赵云三回五次请夫人上马，夫人只不肯上马。四边喊声又起，云厉声问：“夫人不听吾言，追军若至，为之奈何？”势迫事险，心慌语急，写来如雷。糜夫人乃弃阿斗于地，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。人但知赵云不惜死以保其主，不知糜夫人不惜死以保其子。赵云固奇男子，糜夫人亦奇妇人。后人

有诗赞之曰：

战将全凭马力多，步行怎把幼君扶？

拼将一死存刘嗣，勇决还亏女丈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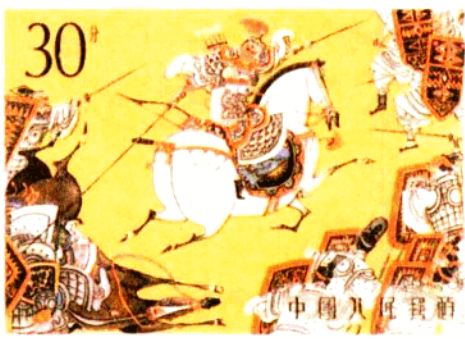
赵云见夫人已死，恐曹军盗尸，便将土墙推倒，掩盖枯井。土墙，结拜先露点出，此处便不突然，可见其用笔闲细。掩讫，解开勒甲绦，放下掩心镜，将阿斗抱护在怀，后布驮女儿在背，甚是重警。赵云裹阿斗在怀，颇觉轻便。绰枪上马。早有一将，引一队步军至，来得如此危急，敢见见糜夫人一死之妙。乃曹洪部将晏明也，持三尖两刃刀来战赵云。不三合，被赵云一枪刺死，杀散众军，冲开一条路。正走间，前面又一枝军马拦路，当先一员大将，旗号分明，大书“河间张郃”。云更不答话，挺枪便战。约十余合，云不敢恋战，夺路而走。背后张郃赶来，云加鞭而行，不想跣(kē)跣(da)一声，连马和人，颠入土坑之内。读者至此，必谓赵云不免矣。张郃挺枪来刺，忽然一道红光，从土坑中滚起，那匹马平空一跃，跳出坑外。亦大奇事。本是赵云保阿斗，此却是阿斗保赵云矣。与玄德檀溪跃马仿佛相似。后人

有诗曰：

红光罩体困龙飞，征马冲开长坂围。

四十二年真命主，将军因得显神威。

张郃见了，大惊而退。赵云纵马正走，背后忽有二将大叫：“赵云休走！”前面又有二将，使两般军器，截住去路；后面赶的是马延、张颢，前面阻的是焦触、张南，都是袁绍手下降将。袁绍降将正与赵云厮杀，赵云力战四将，曹军一齐拥至。云乃拔青釭



【单骑救主】《三国演义》特版纪念邮票

这枚邮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1990年发行的《三国演义》特别纪念邮票（共4枚）中的第3枚，面值为30分。邮票所绘的是赵子龙为救后主刘禅，杀入敌军七进七出，奋力保护后主的故事情节。反应出赵子龙的勇猛及忠义。

剑乱砍，手起处，衣甲平过，血如涌泉，杀退众军将，直透重围。玄德遂骑黄马，子龙杀得鞍马，一马一剑正复相对。

却说曹操在景山顶上，望见一将，所到之处，威不可当，急问左右是谁。曹洪飞马下山大叫曰：“军中战将可留姓名！”云应声曰：“吾乃常山赵子龙也！”曹洪回报曹操。操曰：“真虎将也！吾当生致之。”遂令飞马传报各处，“如赵云到，不许放冷箭，只要捉活的。”因此赵云得脱此难，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。曹操要捉生赵云，即使赵云保得活阿斗。这一场杀，赵云怀抱后主，直透重围，砍倒大旗两面，夺槊三条。前后枪刺剑砍，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。总叙一句，省却无数笔墨。后人

有诗曰：

血染征袍透甲红，当阳谁敢与争锋！

古来冲阵扶危主，只有常山赵子龙。

赵云当下杀透重围，已离大阵，血满征袍。正行间，山坡下又撞出两枝军，乃夏侯惇部将钟缙、钟绅兄弟二人。一个使大斧，一个使画戟，大喝：“赵云快下马受缚！”上已作一收，下惜此战又起。正是：

才离虎窟逃生去，又遇龙潭鼓浪来。

毕竟子龙怎地脱身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三國演義

毛宗崗評

【第肆貳回】

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刘豫州败走汉津口



【回前评】

前回写赵云，此回写张飞。写赵云是几番血战，写张飞只是一声叱喝。天下事亦有虚声而可当实际者，然必其人平日之实际足以服人，而后临时之虚声足以耸听。所以张飞之功，与赵云等。非若今人之全靠虚声，浑无实际，他人吃尽老力，我只出一张寡嘴也。

翼德喝退曹军，若非有云长昔日夸奖之语，曹操当时未必如此之惧也。不但此也，翼德横矛立于桥上，而曹兵疑为诱敌之计，若非有孔明两番火攻惊破曹兵之胆，当时曹操又未必如此之疑也。则非翼德之先声夺人，而实则云长之先声足以夺人；非翼德之先声夺人，而实则孔明之先声足以夺人耳。

玄德将阿斗掷地，亦掷得不差。由后观之，以一英雄之赵云救一无用之刘禅，诚不如勿救矣。然从来豪杰不遇时，庸人多厚福。禅之智则劣于父，而其福则过于父。玄德劳苦一生，甫登大宝，未几而殁，反不如庸庸之子安享四十二年南面之福也。长坂之役，本是庸主赖虎将之力而得生，人反谓虎将赖庸主之福而不死，为之一叹。

文章之妙，妙在猜不着。如玄德本欲投襄阳，忽变而江陵；既欲投江陵，又忽变而汉津，此猜测之所不及也。刘表为孙权之仇，刘表未死，孙权方欲攻之；刘表既死，权忽使人吊之，又猜测之所不及也。惟猜测不及，所以为妙。若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，则必非妙品；观前文便知其有后文，则必非妙文。

读书之乐，不大惊则不大喜，不大疑则不大快，不大急则不大慰。当子龙杀出重围人困马乏之后，又遇文聘追来，是一急；及见玄德之时，怀中阿斗不见声息，是一疑；至翼德断桥之后，玄德被曹操追至江边更无去路，又一急；及云长旱路接应之后，忽见江上战船拦路，不知是刘琦，又一惊；及刘琦同载之后，忽又见战船拦路，不知是孔明，又一疑一急。令读者眼中如猛电之一去一来，怒涛之一起一落。不意尺幅之内乃有如此变幻也。

孔明劝玄德结孙权为援，鲁肃亦劝孙权结玄德为援，所见略同。而孔明巧处，不用我去求人，偏使人来求我。若鲁肃一至，孔明慌忙出迎，便没趣矣。妙在鲁肃求见，然后肯出，此孔明之巧也。一见之后，若孔明先下说词，又没趣矣。妙在孔明并不挑拨鲁肃，鲁肃先来勾搭孔明，又孔明之巧也。鲁肃欲邀孔明同去，若使孔明欣然应允，又没趣矣。妙在玄德假意作难，孔明勉强一行，又孔明之巧也。求人之意甚急，故作不屑求人之态；胸中十分要紧，口内十分迟疑。写来真是好看煞人。前看李肃说吕布杀丁原，偏等吕布自说出来，是一段绝妙文字。又看王允说吕布杀董卓，亦等吕布自说出来，又是一段绝妙文字。今看孔明欲往东吴见孙权，必待鲁肃说出，比前二段文字更是奇妙。前二段止是两人往复，此则夹一玄德在中；前二段一等吕布说出来时便随口赞成，此则既等鲁肃说出来时却又诈言不肯。愈出愈幻，愈转愈曲，赏心悦目，蔑以过兹。

却说钟缙、钟绅二人拦住赵云厮杀。赵云挺枪便刺，钟缙当先挥大斧来迎。两马相交，战不三合，被云一枪刺落马下，夺路便走。背后钟绅持戟赶来，马尾相衔，那枝戟只在赵云后心内弄影。云急拨转马头，恰好两胸相拍。云左手持枪隔过画戟，

右手拔出青釭宝剑砍去，带盔连脑，砍去一半，绅落马而死，跌下赵云又写宝剑。赵云既斩曹兵名将五十余员，又不写五十余员原文又有嫌重。余众奔散。赵云得脱，望长坂桥而走。只闻后面喊声大震，原来文聘引军赶来。赵云到得桥边，人困马乏。人

毛宗岗评三国演义

困马之矣。偏又有追军至。令读者着急。此处写赵云人困马乏。愈见其通河威勇莫当。见张飞挺矛立马于桥上。云大呼曰：“翼德援我！”飞曰：“子龙速行，追兵我自当之。”本欲杀于龙而来。今反得为子龙之援。妙。

云纵马过桥，行二十余里，见玄德与众人憩于树下。云下马伏地而泣。玄德亦泣。凡不得见而复见，故不得不泣。相见之泣，悲其前之失也。写得惻惻人情。云喘息而言曰：此处一写赵云喘息。愈见上文劳苦功高。“赵云之罪，万死犹轻！糜夫人身带重伤，不肯上马，投井而死，云只得推上墙掩之。怀抱公子，身突重围，赖主公洪福，幸而得脱。适来公子尚在怀中啼哭，此一会不见动静，多是不能保也。”此处又看此疑人之笔。由桥之甚，遂解视之，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。阿斗一生只是睡着未醒耳。云喜曰：“幸得公子无恙！”双手递与玄德。玄德接过，掷之于地曰：“为汝这孺子，几损我一员大将！”教细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。玄德谓幼子以结赵云之心。一智一愚，相去天壤。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，泣拜曰：“云虽肝脑涂地，不能报也！”后人有诗曰：

曹操军中飞虎出，赵云怀内小龙眠。

无由抚慰忠臣意，故把亲儿掷马前。

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，只见张飞倒竖虎须，圆睁环眼，手绰蛇矛，立马桥上；傍文聘眼中写张飞。此处按下赵云。只写张飞。又见桥东树林之后，尘头大起，疑有伏兵，便勒住马，不敢近前。可知系树枝于马尾拖拽林间。的是妙计。俄而，曹仁、李典、夏侯惇、夏侯渊、乐进、张辽、张郃、许褚等都至。见飞怒目横矛，立马于桥上，又插一句。在诸将眼中再写一张飞。又恐是诸葛孔明之计，都不敢近前。正写张飞，半写曹操。扎住脚阵，一字儿摆在桥西，使人飞报曹操。操闻知，急上马，从阵后来。张飞怒圆环眼，隐隐见后军青罗伞盖、旄钺旌旗来到，料得是曹操心疑，亲自来看。前在诸将眼中写张飞，此又在张飞眼中写曹操。飞乃厉声大喝曰：半日不响。此时方响。妙。“我乃燕人张翼德也！谁敢与我决一死战？”二“我”字响甚。声如巨雷。曹军



【张翼德大闹长坂桥】当代 金协中 绘

云左手持枪隔过画戟，右手拔出青缸宝剑砍去，带盔连脑，砍去一半，绅落马而死，余众奔散。赵云得脱，望长坂桥而走。只闻后面喊声大震，原来文聘引军赶来。赵云到得桥边，人困马乏。

闻之，尽皆股栗。不独当时闻者股栗。即今日读者犹觉其声如在纸上。曹操急令去其伞盖，第一喝半喝去了伞盖。回顾左右曰：“我向曾闻云长言：翼德于百万军中，取上将之首，如探囊取物。忽得白马围困时语于此处翼德出来。今日相逢，不可轻敌。”言未已，张飞睁目又喝曰：“燕人张翼德在此！谁敢来决死战？”其声愈猛。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，颇有退心。又在曹操眼中写一张飞。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，第二喝又喝退了曹操后军。乃挺矛又喝曰：“战又不战，退又不退，却是何故？”此一喝更教胆寒。喊声未绝，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，倒撞于马下。第三喝直喝死了曹操近将。操便回马而走。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。正是：黄口孺子，怎闻霹雳之声；病体樵夫，难听虎豹之吼。一时弃枪落盔者，不计

其数，人如潮涌，马似山崩，自相践踏。前回写赵云死战有万战之功，此回写张飞不战而有不战之威。两样文章一样出色。后人诗赞曰：

长坂桥头杀气生，横枪立马眼圆睁。

一声好似轰雷震，独退曹家百万兵。

却说曹操惧张飞之威，骤马望西而走，冠簪尽落，披发奔逃。与袁紹河遇关，张时一般光景。张辽、许褚赶上，扯住辔环。曹操仓惶失措。就骑被曹操擒获。张辽曰：“丞相休惊，料张飞一人，何足深惧！今急回军杀去，刘备可擒也。”曹操神色方才稍定，前写赵云喘息未定，是写赵云余勇，此写曹操神色方定，是写张飞余威。乃令张辽、许褚再至长坂桥探听消息。

且说张飞见曹军一拥而退，不敢追赶，速唤回原随二十余骑，解去马尾树枝，令将桥梁拆断，然后回马来见玄德，具言断桥一事。玄德曰：“吾弟勇则勇矣，惜失于计较。”飞问其故。玄德曰：“曹操多谋。——汝不合拆断桥梁，彼必追至矣。”妙在不即说明。飞曰：“他被我一喝，倒退数里，何敢再追？”玄德曰：“若不断桥，彼恐有埋伏，不敢进兵，今拆断了桥，彼料我无军而怯，必来追赶。彼有百万之众，虽涉江汉，可填而过，岂惧一桥之断耶？”方说明缘故。马尾树枝是曹操巧处，拆断桥梁是曹操拙处。事人使事，到底是谁。于是即刻起身，从小路斜投汉津，望沔阳路而走。

却说曹操使张辽、许褚探长坂桥消息，回报曰：“张飞已拆断桥梁而去矣。”操曰：“彼断桥而去，乃心怯也。”曹操料张飞、玄德料曹操，都各不重。遂传令差一万军，速搭三座浮桥，只今夜就要过。李典曰：“此恐是诸葛亮之诈谋，不可轻进。”操曰：“张飞一勇之夫，岂有诈谋？”李典之疑是疑孔明，曹操之信是信张飞。遂传下令号，火速进兵。

却说玄德行近汉津，忽见后面尘头大起，鼓声连天，喊声震地。玄德曰：“前有大江，后有追兵，如之奈何？”几处惊涛之虎相似。急命赵云准备抵敌。曹操下令军中曰：“今刘备釜中之鱼，阱中之虎，若不就此时擒捉，如放鱼入海，纵虎归山矣。众将可努力向前。”众将领命，一个个奋威追赶。前

此一喝，更使读者寒心。忽山坡后鼓声响处，一队军马飞出，大叫曰：“我在此等候多时了！”又是绝处逢生。当头那员大将，手执青龙刀，坐下赤兔马——原来是关云长，去江夏借得军马一万，探知当阳长坂大战，特地从此路截出。云长一边走事于此地方才补出，正妙在突如其来。曹操一见云长，即勒住马回顾众将曰：“又中诸葛亮之计也！”与李典之言相照。传令大军速退。

云长追赶数十里，即回军保护玄德到汉津，已有船只伺候，云长请玄德并甘夫人、阿斗至船中坐定。云长问曰：“二嫂嫂如何不见？”玄德诉说当阳之事。叙得一笔不漏。云长叹曰：“囊（nǎng）中



【大闹长坂坡】《三国演义》特版纪念邮票

这枚邮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1990年发行的《三国演义》特别纪念邮票（共4枚）中的第4枚，面值为50分。邮票所绘的是在长坂坡张飞保护赵子龙救阿斗归军的故事情节。张飞怒目横矛，立于桥上，后有诗赞曰：长坂桥头杀气生，横枪立马眼圆睁。一声好似轰雷震，独退曹家百万兵。

猎于许田时，若从吾意，可无今日之患。”第二十四回中事起于此提照出来。玄德曰：“我于此时亦‘投鼠忌器’耳。”又通解前事。正说之间，忽见江南岸战鼓大鸣，舟船如蚁，顺风扬帆而来，截作数人之笔。玄德大惊。不料玄德吃惊，读者至此亦为吃惊。船来至近，只见一人白袍银铠，立于船头上大呼曰：“叔父别来无恙！小侄得罪！”玄德视之，乃刘琦也。先明其官，后见其人，故得重笔。琦过船哭拜曰：“闻叔父困于曹操，小侄特来接应。”玄德大喜，遂合兵一处，放舟而行。在船中正诉情由，忽西南上战船一字儿摆开，乘风唿哨而至。又作数人之笔，令读者再吃一惊。刘琦惊曰：“江夏之兵，小侄已尽起至此矣。今有战船拦路，非曹操之军，即江东之军也，如之奈何？”不但疑是曹军，且又疑是吴军。此在刘琦意中想见，正与下文曹操至江夏此照。玄德出船头视之，见一人纶巾道服，坐在船头上，乃孔明也，背后立着孙乾。只云长、刘备、孔明三人，分作三次相见。皆截作数人之笔。玄德慌请过船，问其何故却在此。孔明曰：“亮自至江夏，先令云长于汉津登陆地而接。我料曹操必来追赶，主公必不从江陵来，必斜取汉津矣，故特请公子先来接应，我竟往夏口，尽起军前来相助。”孔明一语，即照孔明口中补出，极省笔。玄德大悦，合为一处，商议破曹之策。孔明曰：“夏口城险，颇有钱粮，可以久守。请主公且到夏口屯住。公子自回江夏，整顿战船，收拾军器，为犄角之势，可以抵当曹操，若共归江夏，则势反孤矣。”特作刘琦接应，却又不到江夏，变化之极。刘琦曰：“军师之言甚善。但愚意欲请叔父暂至江夏，整顿军马停当，再回夏口不迟。”玄德曰：“贤侄之言亦是。”遂留下云长，引五千军守夏口。玄德、孔明、刘琦共投江夏。既投江夏口，却又不到江夏，变化之极。

却说曹操见云长在旱路引军截出，疑有伏兵，不敢来追；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夺了江陵，便星夜提兵赴江陵来。荆州治中邓义、别驾刘先，已备知襄阳之事，料不能抵敌曹操，遂引荆州军民出郭投降。本是玄德破取江陵，却是曹操取江陵，变化



【刘豫州败走汉津口】当代 金协中 绘

忽见江南岸战鼓大鸣，舟船如蚁，顺风扬帆而来，玄德大惊。船来至近，只见一人白袍银铠，立于船头上大呼曰：“叔父别来无恙！小侄得罪！”玄德视之，乃刘琦也。

之极。曹操入城，安民已定，释韩嵩之囚，加为大鸿胪。韩嵩之囚在二十三回中，至此方照应。其余众官，各有封赏。曹操与众将议曰：“今刘备已投江夏，恐结连东吴，是滋蔓也。”“结连东吴”一句，实为下文伏线。当用何计破之？荀攸曰：“我今大振兵威，遣使驰檄江东，请孙权会猎于江夏，共擒刘备，分荆州之地，永结盟好。孙权必惊疑而来降，则吾事济矣。”此等主事，所谓先声而后实者也。操从其计，一面发檄遣使赴东吴；一面计点马步水军共八十三万，诈称一百万，水陆并进，船骑双行，沿江而来，西连荆、峡，东接蕲、黄，寨栅联络三百余里。极写曹操军威，正为下文赤壁相战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江东孙权，屯兵柴桑郡，闻曹操大军至襄阳，刘琮已降，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，乃集众谋士商议御守之策。鲁肃曰：“荆州与国邻接，江山险固，士民殷富。吾若据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资也。今刘表新亡，刘备新败，肃请奉命往江夏

吊丧，因说刘备使抚刘表众将，同心一意，共破曹操，备若喜而从命，则大事可定矣。”孔明欲得荆州，鲁肃亦欲得荆州，孔明欲合东吴以破曹，鲁肃亦欲合刘备以破曹。——是鲁肃识过人处。权喜从其言，即遣鲁肃赍礼往江夏吊丧。

却说玄德至江夏，与孔明、刘琦共议良策。孔明曰：“曹操势大，急难抵敌，不如往投东吴孙权，以为应援。正写鲁肃一边要来，却又写孔明一边要去，机锋相转，接笋甚妙。使南北相持，吾等于中取利，有何不可？”真是妙算。玄德曰：“江东人物极多，必有远谋，安肯相容耶？”孔明笑曰：“今操引百万之众，虎踞江汉，江东安得不使人来探听虚实？若有人到此，亮借一帆风，直至江东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。若南军胜，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，此句是主。若北军胜，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。”此句是宾。玄德曰：“此论甚高，但如何得江东人到？”

正说间，人报江东孙权差鲁肃来吊丧，船已傍岸。孔明笑曰：“大事济矣！”写孔明之智，借宾出色。遂问刘琦曰：“往日孙策亡时，襄阳曾遣人去吊丧否？”写得甚节。孙策之死在二十九回中，急于此处提照。琦曰：“江东与我军有杀父之仇，安得通庆吊之礼！”孙坚之死在第七回中，又急于此处提照。孔明曰：“然则鲁肃之来，非为吊丧，乃来探听军情也。”以仇家而忽来通礼是猜测不到之事，然其来意则可猜测矣。遂谓玄德曰：“鲁肃至，若问曹操动静，主公只推不知。再三问时，主公只说可问诸葛亮。”此今俗谚所谓“云门角落里之人”也。一笑。计议已定，使人迎接鲁肃。肃入城吊丧，收过礼物，刘琦请肃与玄德相见。鲁肃此来，原为见刘琦，正为见玄德。礼毕，邀入后堂饮酒。肃曰：“久闻皇叔大名，无缘拜会，今幸得见，实为欣慰。近闻皇叔与曹操会战，必知彼虚实，敢问操军约有几何？”欲问江夏动静，先问北军虚实。玄德曰：“备兵微将寡，一闻操至即走，竟不知彼虚实。”鲁肃曰：“闻皇叔用诸葛亮孔明之谋，诸葛亮孔明字不简玄德说出，却是鲁肃先说。妙甚。两场火烧得曹操魂亡胆落，何言不知耶？”玄德曰：“徐非问孔明，便知其详。”肃曰：

“孔明安在？愿求一见。”玄德教请孔明出来相见。孔明、玄德、孔明分作三次相见，妙甚。

肃见孔明礼毕，问曰：“向慕先生才德，未得拜晤，今幸相遇，愿闻目今安危之事。”孔明曰：“曹操奸计，亮已知，但恨力未及，故且避之。”曰“亮已知”，既然要孙权请救，曰“力未及”，既然要孙权助力，却妙在不直说出来。肃曰：“皇叔今将止于此乎？”鲁肃逼问一句。孔明曰：“使君与苍梧太守吴臣有旧，将往投之。”偏不说要投孙权，偏说要投吴臣，此等说话令人多有学之者。令之医生请人相求，本是闲坐在家，只说要到刘家看病，令之先生求人荐，本是没人聘也，只说又有别家放聘，可发一笑。肃曰：“吴臣粮少兵微，自不能保，焉能容人？”又逼问一句。孔明曰：“吴臣处虽不足久居，今且暂依之，别有良图。”鲁肃只言吴臣不足依，还未说出孙权来，孔明亦有吴臣只可暂依，亦并不提起孙权，妙甚。肃曰：“孙将军虎踞六郡，兵精粮足，又极敬贤礼士，江东英雄，多归附之。——今为君计，莫若遣心腹往结东吴，以共图大事。”鲁肃此时更耐不得，只得自说出孙将军来矣。孔明曰：“刘使君与孙将军自来无旧，恐虚费词说。——且别无心腹之人可使。”是他说出孙权来又故意避开一句，然正是逼问一句。言无心腹之人可使，隐隐却说自己更无人可去矣。妙在不说出来。肃曰：“先生之兄，现为江东参谋，日望与先生相见。肃不才，愿与公同见孙将军，共议大事。”孔明自己要去，却待鲁肃请他，连诸葛亮在彼并不提起，亦待鲁肃说出，妙不可言。玄德曰：“孔明是吾之师，顷刻不可相离，安可去也？”半晌只是孔明、鲁肃两人往复之语耳。此时玄德从旁会孔明之意，便夹此一句，妙像相逼。肃坚请孔明同去，玄德佯不许。孔明曰：“事急矣，请奉命一行。”玄德方才许诺。写鲁肃一味老实，孔明、玄德两下会意，装腔作势，好看之候。鲁肃遂别了玄德、刘琦，与孔明登舟，望柴桑郡来。正是：

只因诸葛亮舟去，致使曹兵一旦休。
不知孔明此去毕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三國演義

【第肆叁回】

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



【回前评】

孔明将欲以东吴之兵破曹操之兵，而此回则是孔明之以舌为兵也。其战群儒以舌，其激孙权亦以舌。舌如悬河，则以舌为水；言扬属火，则又以舌为火。盖虽赤壁之兵未交，而卧龙先生先有一番水战，先有一番火战矣。

刘琮之事即孙权前车之鉴也。琮之臣王粲、蒯越等皆为尊官，而琮独见杀。权而降操，亦犹是耳。善乎鲁肃之言曰：“诸臣皆可降，惟将军不可降。”真金玉之言哉。文人之病，患在议论多而成功少。大兵将至，而口中无数之乎者也，子云诗曰，犹刺刺不休。此晋人之清淡，宋儒之讲学，所以无补于国事也。张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黄盖叱而止之，大是快事。

玄德客寓荆州，又值荡析，脱身南走，未有所归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，而孔明说权之言曰：“操军破，必北还，则荆、吴之势强，鼎足之形成矣。”是以荆州自处而分画三国也，不几大言乎？曰：此固草庐之所以语先主者也。不但荆州未取，而早为其意中所有，即益州未夺，而亦预为其目中所无。且其时刘表虽亡，而刘璋、张鲁、马腾、韩遂尚在，观其鼎足一语，竟似未尝有此数人者，岂非英雄识见有所先定与？

曹操青梅煮酒之日，谓玄德曰：“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操。”而孙权亦曰：“非豫州莫与当曹操者。”何其言之不谋而相合与？盖天下惟英雄能识英雄。不待识之于鼎足之时，而早识之于孤穷之日。每怪今人肉眼，见人赫奕，则畏而重之；见人沦落，则鄙而笑之。异故相非，同必相识。英雄之不遇识者，正为天下更无有英雄如此人者耳。

此回文字曲处：妙在孔明一至东吴，鲁肃不即引见孙权，且歇馆驿，此一曲也。又妙在孙权不即请见，必待明日，此再曲也。及至明日，又不即见孙权，先见众谋士，此三曲也。及见众谋士，又被此角辩、议论齟（jǔ）齟（yǔ），此四曲也。孔明言语既触众谋士，又忤孙权，此五曲也。迨孙权作色而起，拂衣而入，读者至此，几疑玄德之与孙权终不相合，孔明之至东吴终成虚往者也。然后下文峰回路转，词洽情投。将欲通之，忽若阻之；将欲近之，忽若远之。令人惊疑不定，真是文章妙境。孙权既听鲁肃之说，定吾身之谋，又闻孔明之言，识彼军之势，此时破曹之计决矣。乃复踌躇不断，寝食俱废者何哉？盖非此一折，则后文周瑜之略不显，而孔明激周瑜之智不奇。不必孙权之果出于此，而作者特欲为后文取势耳。观此可悟文章之法。

却说鲁肃、孔明辞了玄德、刘琦，登舟望柴桑郡来，二人在舟中共议。鲁肃谓孔明曰：“先生见孙将军，切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。”
鲁肃第一次叮嘱。孔明曰：“不须子敬叮咛，亮自有对答之语。”
孔明第一次应承。及船到岸，肃请孔明于馆驿中暂歇，先自往见孙权。
此时不即引见，更有曲折。权正聚文武于堂上议事，闻鲁肃回，急召入问曰：“子敬往江夏，探听虚实若何？”肃曰：“已知其略，尚

容徐禀。”
妙在不即说出孔明。权将曹操檄文示肃曰：“操昨遣使赍文至此，孤先发遣来使，现今会众商议未定。”
曹操檄文之至，妙在孙权口中叙出。肃接檄文观看。
曹操檄文之语，妙在鲁肃眼中看出。其略曰：

孤近承帝命，奉词伐罪。旄麾南指，刘琮束手；荆襄之民，望风归顺。今统雄兵百万，上将千员，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，共伐刘备，

同分土地，永结盟好。幸勿观望，速赐回音。鲁肃看毕曰：“主公尊意若何？”权曰：“未有定论。”张昭曰：“曹操拥百万之众，借天子之名，以征四方，拒之不顺。此是论理。且主公大势可以拒操者，长江也。今操既得荆州，长江之险，已与我共之矣，势不可敌。此是论势。以愚之计，不如纳降，为万安之策。”张昭第一次劝降。众谋士皆曰：“子布之言，正合天意。”张昭只言地利不可恃，众人又言天意不可违。孙权沉吟不语。孙权第一次不答。张昭又曰：“主公不必多疑。如降操，则东吴民安，江南六郡可保矣。”张昭第二次劝降。孙权低头不语。孙权第二次不答。须臾，权起更衣，鲁肃随于权后。权知肃意，乃执肃手而言曰：“卿欲如何？”肃曰：“恰才众人所言，深误将军。众人皆可降曹操，惟将军不可降曹操。”二语是至论。权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肃曰：“如肃等降操，当以肃还乡党，累官故不失州郡也；将军降操，欲安所归乎？位不过封侯，车不过一乘，骑不过一匹，从不过数人，岂得南面称孤哉！众人之意，各自为己，不可听也。将军宜早定大计。”众人是就东吴全势论，子敬只就孙权一人身上说，极为痛快。权叹曰：“诸人议论，大失孤望。子敬开说大计，正与吾见相同。此天以子敬赐我也！”张昭为鲁肃所得士，周瑜亦策所得士，惟鲁肃则孙权自得之，故独私为己有。但操新得袁绍之众，近又得荆州之兵，恐势大难以抵敌。”鲁肃嘱孔明，正为此也。肃曰：“肃至江夏，引诸葛亮之弟诸葛亮在此，主公可问之，便知虚实。”妙在至此方说出孔明。权曰：“卧龙先生在此乎？”肃曰：“现在馆驿中安歇。”权曰：“今日天晚，且未相见。妙在说出孔明又即不见。来日聚文武于帐下，先教见我江东英俊，然后升堂议事。”此是督校好胜，至今美人风俗往往如此。

肃领命而去。次日至馆驿中见孔明，又嘱曰：“今见我主，切不可言曹操兵多。”鲁肃第二次叮嘱。孔明笑曰：“亮自见机而行，决不有误。”孔明第二次应承。肃乃引孔明至幕下。早见张昭、顾雍等一班文武二十余人，峨冠博带，整衣端坐。夜

幕楚楚，《诗经》之蒹葭之渚名士咏乎？孔明逐一相见，各问姓名。施礼已毕，坐于客位。张昭等见孔明丰神飘洒，器宇轩昂，料道此人必来游说。张昭先以言挑之曰：“昭乃江东微末之士，久闻先生高卧隆中，自比管、乐，此语果有之乎？”张昭之意，即欲借管、乐压倒孔明。俗谚所谓借他的拳撞他的嘴也。孔明曰：“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。”“小可”二字妙。意谓尚不止此。昭曰：“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，幸得先生，以为‘如鱼得水’，思欲席卷荆襄。今一旦以属曹操，未审是何主见？”亦问得紧，是当面嘲笑。孔明自思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，若不先难倒他，如何说得孙权，意不在张昭，而在说孙权。遂答曰：“吾观取汉上之地，易如反掌。我主刘豫州躬行仁义，不忍夺同宗之基业，故力辞之。说得冠冕。刘琮懦子，听信佞言，暗自投降，致使曹操得以猖獗。今我主屯兵江夏，别有良图，非等闲可知也。”亦是实话，并非大言。昭曰：“若此，是先生言行相违也。先生自比管、乐——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；乐毅扶持微弱之燕，下齐七十余城：此二人者，真济世之才也。先生在草庐之中，但笑傲风月，抱膝危坐。今既从事刘豫州，当为生灵兴利除害，剿灭乱贼。不啻其不降操，反责其不攻曹，愚极。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时，尚且纵横寰宇，割据城池；此句更巧。今得先生，人皆仰望。虽三尺童蒙，亦谓彪虎生翼，将见汉室复兴，曹氏即灭矣。朝廷旧臣，山林隐士，无不拭目而待：以为拂高天之云翳(yì)，仰日月之光辉，拯民于水火之中，措天下于衽席之上，在此时也。故意先将他傲口一警。何先生自归豫州，曹兵一出，弃甲抛戈，望风而窜；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，下不能辅孤子而据疆土，乃弃新野，走樊城，败当阳，奔夏口，无容身之地。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，反不如其初也。对他傲口一击。说玄虚反不如他是更进一竿。其语尤巧。管仲、乐毅，果如是乎？愚直之言，幸勿见怪！”当面挑白。孔明听罢，哑然而笑曰：“鹏飞万里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？亦是实话，并非大言。譬如人染沉疴，当先用糜粥以

毛宗岗评三国演义

饮之，和药以服之。待其腑脏调和，形体渐安，然后用肉食以补之，猛药以治之，则病根尽去，人得全生也。若不待气脉和缓，便投以猛药厚味，欲求安保，诚为难矣。先生忽然辞医道，谓是唐国医如唐国杀人也。吾主刘豫州，向日军败于汝南，寄迹刘表，兵不满千，将止关、张、赵云而已，此正如病势危赢已极之时也。三顾草庐正是病重时求名医耳。新野山僻小县，人民稀少，粮食鲜薄，豫州不过暂借以容身，岂真将坐守于此耶？夫以甲兵不完，城郭不固，军不经练，粮不继日，然而博望烧屯，白河用水，使夏侯惇、曹仁辈心惊胆裂，窃谓管仲、乐毅之用兵，未必过此。公熟自赞。至于刘琮降操，豫州实出不知，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，此真大仁大义也。高抬玄德，美其爱亲之仁。当阳之败，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，扶老携幼相随，不忍弃之，日行十里，不思进取江陵，甘与同败，此亦大仁大义也。又高抬玄德，美其爱民之德。寡不敌众，胜负乃其常事。昔高皇数败于项羽，而垓下一战成功，此非韩信之良谋乎？夫信久事高皇，未尝累胜。盖国家大计，社稷安危，是有主谋。非比夸辩之徒，虚誉欺人，坐议立谈，无人可及，临机应变，百无一能。一一诚为天下笑耳！”说尽秀才之短。这一篇言语，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。又战胜了一个。

座上忽一人抗声问曰：“今曹公兵屯百万，将列千员，龙骧虎视，平吞江夏，公以为何如？”今作曹操，便低一看，不及于本事实。孔明视之，乃虞翻也。孔明曰：“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，劫刘表乌合之众，虽数百万不足惧也。”虞翻冷笑曰：“军败于当阳，计穷于夏口，区区求教于人，而犹言‘不惧’，此真大言欺人也！”亦是高言嘲笑。孔明曰：“刘豫州以数千仁义之师，安能抵百万残暴之众？退守夏口，所以待时也。今江东兵精粮足，且有长江之险，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，不顾天下耻笑。——由此论之，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！”谓曹公难以霸江东，则令妙品。虞翻不能对。又战胜了一个。

座间又一人问曰：“孔明欲效仪、秦之舌，游说东吴耶？”此人真是说易说。孔明视之，乃步骘也。孔明曰：“步子山以苏秦、张仪为辩士，不知苏秦、张仪亦豪杰也；自赞，则赞，英雄之小可。为人，则仪、秦亦是豪杰。苏秦佩六国相印，张仪两次相秦，皆有匡扶人国之谋，非比畏强凌弱，惧刀避剑之人也。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，便畏惧请降，敢笑苏秦、张仪乎？”谓曹公，奉以霸江东，则令妙品。步骘默然无语。又战胜了一个。

忽一人问曰：“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？”孔明视其人，乃薛综也。孔明答曰：“曹操乃汉贼也，又何必问？”综曰：“公言差矣。汉历传至今，天数将终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，人皆归心。盖翻但言曹操之强就可。至曹操乃知其不是汉贼，真心是汉贼，比曹操又低一看。刘豫州不识天时，强欲与争，正如以卵击石，安得不败乎？”孔明厉声曰：“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？”说“无父”二字，喝倒曹操，翻目正大。夫人生天地间，以忠孝为立身之本。公既为汉臣，则见有不臣之人，当誓共戮之，臣之道也。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，不思报效，反怀篡逆之心，天下之所共愤。公乃以天数归之，真无父无君之人也！不足与语！请勿复言！”说尽曹操，便是翻目。薛综满面羞惭，不能对答。又战胜了一个。

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：“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犹是相国曹参之后。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，却无可稽考，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，何足与曹操抗衡哉！”谓曹操王已为典据，况又在曹参之后，又低一看。孔明视之，乃陆绩也。孔明笑曰：“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？请安坐，听吾一言：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，则世为汉臣矣；今乃专权肆横，欺凌君父，是不惟无君，亦且蔑祖，不惟汉室之乱臣，亦曹氏之贼子也。又增曹氏为曹操，说上妙品。刘豫州堂堂帝胄，当今皇帝按谱赐爵，何云‘无可稽考’？其实凤皇止大。‘织席贩屦’，说上妙品。且高祖起身亭长，而终有天下；织席贩屦，又何足为辱乎？又高祖比玄德，公

小儿之见，不足与高士共语！”马得相陆绩语塞。又

座上一人忽曰：“孔明所言，皆强词夺理，均非正论，不必再言。且请问孔明治何经典？”言者引诸葛亮《千虑之策》。孔明视之，乃严峻也。孔明曰：“寻章摘句，世之腐儒也，何能兴邦立事？且古耕莘伊尹，钓渭子牙，张良、陈平之流，邓禹、耿弇之辈，皆有匡扶宇宙之才，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。——岂亦效书生，区区于笔砚之间，数黑论黄，舞文弄墨而已乎？”言便而去。以文章世世，亦不过解县、三策、潜机、悟修等书耳。何足为重。严峻低头丧气而不能对。又战战了一个

忽又一大声曰：“公好为大言，未必真有实学，恐适为儒者所笑耳。”于是严瑾之论，益甚激烈。孔明视其人，乃汝南程德枢也。孔明答曰：“儒有君子小人之别。君子之儒，忠君爱国，守正恶邪，务使泽及当时，名留后世。——若夫小人之儒，惟务雕虫，专工翰墨；青春作赋，皓首穷经，笔下虽有千言，胸中实无一策。晋征南大将军王夷甫，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，而屈身事莽，不免投阁而死，此所谓小人之儒也。虽日赋万言，亦何取哉！”以严瑾事莽为鉴，以辟雍考校。程德枢不能对。

又见明一介。众人见孔明对答如流，尽皆失色。

时座上张温、骆统二人，又欲问难。忽一人自外而入，厉声言曰：“孔明乃当世奇才，君等以唇舌相难，非敬客之礼也。曹操大军临境，不思退敌之策，乃徒斗口耶！”既此因席——怪一黄盖。黄盖行到驿馆，见此人来责问，恐怕破科，众视其人，乃零陵人，姓黄，名盖，字公覆，现为东吴粮官。当时黄盖谓孔明曰：“愚闻多言获利，不如默而无言。何不将金石之论为我主言之，乃与众人辩论也？”黄盖教令副可都督孔明，孔明也不答他。孔明曰：“诸君不知世务，互相问难，不容不答耳。”于是同席与黄盖战，先是孔明与黄盖十战，两胜之便是周瑜水军，孔明之战是鲁肃船，周瑜教有言语，孔明方为破局。于是黄盖与鲁肃引孔明入。至中门，正遇诸葛亮，安在诸葛亮在此大显威风，孔明与之通上一回书了，明，孔明为客。



【舌战群儒】《三国演义》特版纪念邮票

这枚邮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1992年发行的《三国演义》特别纪念邮票(共4枚)中的第1枚,面值为20分。邮票所绘的是孔明辞了玄德来到柴桑郡内,江东名士百般刁难,以唇舌相难,诸葛亮对答如流,使那些名士尽皆失色的故事情节。

孔明曰：“弟既事刘豫州，理宜先公后私，公事未毕，不敢及私。望兄见谅。”

鲁肃曰：“适间所嘱，不可有误。”鲁肃第三次叮嘱。孔明点头应诺。孔明乘兴而来，引至堂上，孙权降阶而迎，优礼相待。施礼毕，赐孔明坐。众文武分两行而立。鲁肃立于孔明之侧，只看他讲话。孔明致玄德之意毕，偷眼看孙权：碧眼紫髯，堂堂一表。孔明暗思：“此人相貌非常，只可激，不可说。等他问时，用言激之便了。”孔明心中暗思，只可激，不可说。献茶已毕，孙权曰：“常闻鲁子敬谈足下之才，今幸得相见，敢求教益。”孔明曰：“不才无学，有辱明问。”权曰：“足下近在新野，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，必深知彼军虚实。”孔明之意，专以激知曹兵虚实。孔明曰：“刘豫州兵微将寡，更兼新野城小无粮，安能与曹操相持。”诸葛亮倒兵少，向来说出此言。权曰：